



喜欢听好话,大约是人的天性,所以即使是不实的谄媚,人们也感到受用。有一绅士说:“唯我不是这样。”旁边有人恭维道:“确如你所说。”绅士大喜,不知此即阿谀,高帽子已经戴上,此绅士实也是好吃马屁之流。

但阿谀谄媚他人,对方并不欢喜的确也大有人在,因为阿谀是不由衷的假话,有点头脑,想干点事业的人常会觉得不快甚至厌恶,有人阿谀亚历山大,非要他相信他是天神朱庇特的儿子,一天他受了伤,看着伤口流出的血说:“这不是鲜红的人血吗?并不像荷马说的神人所流的血啊。”诗人赫尔莫多鲁斯作诗歌颂阿提柯一世,称他为太阳之子,而他却说,我的仆人们最清楚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唐代的长孙无忌一味颂德,太宗李世民不客气地说:我希望听到我的不足,你却妄加颂德。唐代玄宗朝宰相姚崇生病,成敬奇去探望,对着姚崇哭泣,怀里放麻雀数只,向姚崇祝拜云:愿丞相速愈。然后放飞麻雀。姚崇讨厌成敬奇的谄媚说:“此泪何自而出?”从此疏远了他。曾国藩克金陵后,得人颂贺诗文,命

书记统抄一编,自题名曰“米汤大全”,因民间以颂媚他人称为“灌米汤”也。季羨林谢绝“国学大师”的谀词的事也尽人皆知。

像亚历山大、阿提柯一世、唐太宗、姚崇、曾国藩那样的大人物,季羨林那样的智者懂得阿谀的无谓,不必多言。历史上的很多“奸人”,也深知阿谀的有害,唐末的朱温,欲篡夺唐朝之政权,求直言之士。一天忽然带领大群人出大梁

## 论阿谀 尹荣方

门外数十里,休憩于一棵高大的柳树下,朱温独语曰:“好大柳树!”然后他慢慢地用眼睛扫射宾客,座客个个离席回答:“好大柳树!”此时朱温又开口了:“此大柳树可作车头。”结果有五个人站起来应对:“好作车头。”朱温厉声道:“柳树岂可作车头!我听说秦时指鹿为马,有甚难事!”命人处死说柳树可作车头的那些宾客。

有避祸之阿谀,也有干进之阿谀,后者尤为可厌,宋代杨愿阿谀秦桧,以至于饮食动作都仿效秦桧。秦桧有一次打喷嚏而大笑,杨愿也佯装喷嚏而笑,秦桧左右的人都暗

中讥笑他。秦桧也觉讨厌,暗示御史弹劾,让杨愿离开京城。

流传甚广的《朱子家训》有言:“见富贵而生谄容者,最可耻。”现实生活中,不乏见权贵即躬身谄笑者,其人常自以为得意,不知已入下三滥之列,为人不齿矣。所以杨愿及朱温树下的五六人丑态毕露,不能不遭人鄙夷,明人陈眉公说他们“取讥君子而反不见容于小人,尤可恨也。”《姑妾听之》写乡人游了一处阴间鬼魂的流放地,看见一个无口鬼,因为他身前一“巧于应对,谀词诡语,媚世悦人”。

阿谀有损人格,有害世道,君子不为,即使所处境遇并不理想,很多人也不屑以阿谀干进,求取私利。子贡曾问孔子:“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”孔子答道:“可也。未若贫而乐,富而好礼者也。”不阿谀谄媚,在孔子眼中,尚属较低层次的君子人格特征,他对谄媚者之鄙视可想而知。他希望他的学生超越功利层面,进入更崇高的人生境界。即使穷而不达,也不可媚世谄人,以求侥幸。而要像颜渊那样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”。孔子的教导极有意义,世之好阿谀者可以深省矣。

莫言获诺奖,趁热找来《蛙》,仅读了开篇,便被那个吃煤的故事弄得一阵酸楚,眼睛湿润了。在那个饥饿的年代,一群饥饿的孩子,在课堂上一边听课一边咯咯崩崩地啃着煤充饥。他们满嘴乌黑,嘴角上残留着煤末子,跟着老师朗读《乌鸦和狐狸》。你想啊,当孩子们张开乌黑的嘴巴,脑袋里惦记着狐狸口中吃的那块从乌鸦嘴里掉下来的肉,会是怎样的情景啊?前两天,我看了电影《一九四二》,还是与饥饿有关的故事,又酸了老半天。

当下,饥饿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,谈及这个话题也显得不合时宜,尤其是那些孩子,还以为这是胡编乱造的呢。可是,小说中那个吃煤的故事是真的;一九四二年发生在河南的那场大饥荒也是真的。饿昏了头以后,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。小时候,大概也就四五岁的样

## 吃火柴的小男孩

张 跻

子,我就干过一次吃火柴的傻事。

三年困难初期,也就是莫言笔下的孩子吃煤的时候,我出生了。按理说大城市的孩子也不至于饿得发慌的,可那时家里人多粮少,兄弟姐妹五个,我是母亲在上海的“收官之作”,哥哥则大多是农村的“产物”,即便成了沪上“移民”,但在计划供应的年代也无法取得口粮,因此吃饭成了一家七口面对的最大问题。当我能够直立行走时,便由大姐带着一起去菜场捡拾芋头和菜皮,聊以补充。记忆中,大姐常在炉子上煮一锅清水,巴望着下班回家的父亲今天能带回一袋米来。等我有柜子那么高了,家里的粮食依旧不够吃。岂料长个的当口又特别能吃,欲望难填,似乎一直处于饥饿状态,总是习惯性地吮着食指,双目圆睁死死盯住人家手里的大饼油条,这种渴望的眼神十分见效,往往能让嘴巴有所收获。小时候又出奇的顽皮,家人看管稍不留神,便与邻家的小孩扭打成一团,告状是三天两头的事了。即使跟母亲回了趟老家也没闲着,在田野里拼

命追赶舅舅家的一只老母鸡直至其精疲力竭走投无路,最后掉进了茅坑,淹死了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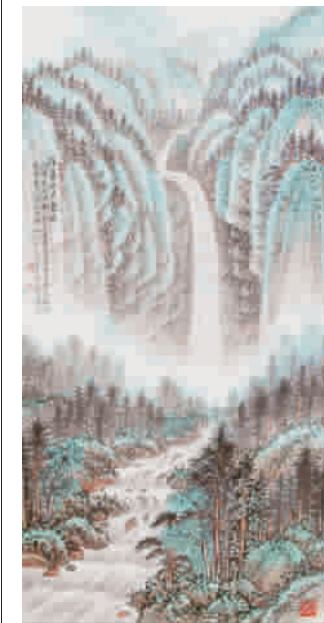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,许是大姐的一时疏忽,让我独自呆在了家里。这回手脚算是彻底放开了,不消一会儿功夫,逼仄的居室被翻了个底朝天,零食之类的东西肯定找不到的,一无所获的我突然对抽屉里的一包火柴发生了兴趣,目不转睛愣愣地注视着火柴盒上的图案,然后打开盒盖,火柴悉数散落一地。我捡起一根仔细琢磨:火柴头是一个黑黑的小圆点。放在鼻下嗅嗅,一股怪怪的味儿。然后试探性地用舌头舔舔,咸咸的。接着小心翼翼地啃下一小块,品咂着,咀嚼着,紧接着又啃下一块,速度明显加快,猛烈地啃食并吞咽起来。很快,一包火柴被啃得精光,仅剩下一根光秃秃的火柴梗,煞是纳闷。当瞥见正躲在窠窝里准备挨骂的我时,她顿悟过来,惊讶地瞧着弟弟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她没敢把这件事给捅出来,唯恐承担失职之过。事情过去四五十年来,至今想来仍觉荒唐和恐惧。岂知那些吃进肚里的火柴头儿,竟然是用制造火药的原料氯酸钾做成的,也许误食的剂量不足以一命呜呼,但从此却落下了一点就着的坏脾气。



吃火柴的小男孩的故事讲完了。对天发誓,这绝非童话版故事,而是本人亲身体验,没有虚假成分。如今,物质丰富了,日子好过了,甚至开始厌倦一日三餐了。孩子们更是一脸灿烂,迈着轻快的步伐,嚼着薯片,喝着奶茶,吃着哈根达斯,全然不知饥饿为何物……

## 雁荡山水

崔绍柱



## 庙堂之气

丁 衍

品读福庵印绶《王福庵书法选》

人若生逢乱世固不幸,然君子笔底刀下正气凛凛,犹弥且坚。如今人处盛世,书法篆刻之作却多蓬头垢面、张牙舞爪的腔调,怪哉!

问君何以如此?只是近观《福庵印绶》和《王福庵书法选》之后自然引发之感慨。所以有必要感谢编书者的精心编选,让书法篆刻界同行和爱好者借此好书,重新深入学习一代宗师王福庵先生的书法篆刻。而提供方便之门者,功德无量也。

王福庵先生乃近代书法篆刻大家,其大小篆和隶书同样功夫了得,誉之“横绝一时”亦不为过。此亦小学家功力至深后的自化和适意滥觞,非时俊可及。所困者英杰落寞,研究者往往局限于一鳞半爪之中,庶无成绩。

时值七年前,文联编纂《世纪海上书家丛书》十卷本,王福庵卷本理所当然奏功以慰同行大众的。却始料未及地被挤兑落选了,成为业界憾事。

周君建国先生、高君申杰先生,皆磨研斋嫡系再传子弟,亦当今书法篆刻界之俊彦,其心存使命,不甘福老作品明珠蒙尘,长年累月探寻搜罗其作品信息资料,以期发扬光大。于二三十年间凡见诸公私藏家、出版、展览、媒体、网络、拍卖行、古玩书画市场之麇公作品者,皆悉心收集,将之一一存档,甄别分类,不厌其烦、极尽其详。其劳心劳力,当仁不让,有舍我其谁之气概,志在必成。终于在2010年辑成《福庵印绶》出版,以纪念王福庵诞辰一百三十周年。是书共计208页,录印蜕共计1191枚,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印蜕为首次刊出。由福老入室弟子江成之先生篆扉。周先生作序详述福老生平事迹及书刻艺术之成就。高先生作跋。

近二年来周君建国先生、高君申杰先生用志不辍,对历年汇集的王福庵书法作品精心整理,编选了《王福庵书法选》,其编辑思路、出版方式同《福庵印绶》一脉相承。此书共计318页,收录麇公作品550余件。张骏骏先生作序;周先生题跋;高先生后记。是书序言有特色,言简意赅地介绍了福老篆隶个性和变化,度人以金针。

君不见王福庵不但学问好,且书对劲勤,其一生中留下作品何止数万?恨星散云消、流失不断,幸赖周、高两君勉力搜罗、编选,终于其作品千百中得其二,再取其精者编集成册,亦已洋洋大观,其规模不逊《世纪海上书家丛书》中任何一部。至此福老书刻作品的风格面貌基本上全面突显了。因为资料的完整,有助学习研究,也令心仪福老书刻者心慰,不须叹息“世人不解赏”。

王福庵之印和篆隶书法皆以平和静穆为旨趣,若以此作为坐标、作为为隘来对应、检校盛名于当下的衮衮诸公,后者不知将置何位?又如何过得了关!?“抛却自家无尽藏,沿门持钵效贫儿”,真不知业界还有几多知晓自家“无尽藏”的人。《福庵印绶》和《王福庵书法选》的面世,让我们享受到传统的典雅之美,周君、高君的勤劳没有白费。出一部好书是须具备高眼界的,同时还要有满腔的热忱、坚韧的意志和敬业的精神。

王福庵先生的书刻精品属于无尽藏,好比醴泉,“可以导养正性,可以澄莹心神”。



## 英法联军吃败仗

1859年6月25日下午3时左右,英法联军突破第一道铁链障碍物,开始冲击第二和第三道障碍物:横锁海口的铁链。到此,也就到了鸡心滩的位置了。双方在此时接上了火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?原因乃是至今搞不清双方谁先开的炮。

按英法方面的记载,是大清突然开的炮。按僧格林沁奏折,当然是夷人先开的炮,不这样没法给咸丰交代。咸丰倒是说过,夷船过鸡心滩就发炮,但是说的更多的还是不要先行开炮顾全大局相机的办法云云。僧格林沁当然知道不管战胜战败,先行开炮,自己会有麻烦的。而一旦把先行开炮安到夷人头上,则不管战胜战败,自己都是情有可原的。不过僧格林沁疏忽了另外一点,夷夷根本看不见清方一炮一兵,何故开炮瞎轰?更关键的是,从早上他们就动手了,大半天没有发一炮,为何下午3时左右却开炮了呢?如果没有人开炮阻止他们清理河口的铁链铁链,那他们不开炮干吗呢?谁先开炮咱们暂时忽略不谈,还是关注战争经过吧。

下午3时,双方一接火,联军就发现,他们的船只正好处于清方炮台的火力中心。于是他们紧急抛锚。因为只有抛锚他们才能从容地还击。但是他们搞得很狼狈。贺布本人受伤,炮艇不是被击毁就是受创搁浅。4时左右,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判断,贺布司令已无

法摆脱这场绝望的战斗了。于是,在征得美国驻华公使华若翰的同意后,喊着血浓于水的口号,乘坐蒸汽轮“托依旺”号进入了交战区。此前的24日,贺布司令曾经帮过他的忙,过来看看人家正好算是报恩致谢。他的船没有发一枪一炮,但是他们把搁浅的英国小艇拖出了险滩。之后,他又前去看望贺布司令了。冒着风险进入交战区之后,他乘坐驳船前往贺布所在舰船,一发炮弹过来,他的舵手被打死,旗舰副舰长受伤。随行人员卫三畏在日记中对这种行动表示担心:“无疑,这会在中国人的眼里降低美国人的声誉。”不过他的担心是多余的,原因很简单,因为那时候的外国人在中国人眼里,跟畜生差不多,根本没有声誉。所以,就破罐破摔吧。好歹赢得了英国方面的高度赞誉,高喊不愧是“同一祖先的孩子”。

4时以后,清方炮火减弱。贺布判断错误,以为清方不行了,5时,他下达登陆作战令。于是一千人(一说六百人)的登陆部队欢呼着兴奋着乘坐小船到了南炮台的沙岸前。小船搁浅了,许多士兵从船尾往下跳,以致掉入了深水中,弄湿了弹药并把步枪搞得无法使用。直到此时,他们还没有醒悟过来,仅按照原先的常识与经验,认为与清军打仗就像旅游一样轻松。

登陆后,他们发现,迎接他们的是泥沼地和三道壕沟。好不容易从泥沼地里滚爬出去,能来到第一道壕沟的只有百把人。

是居民和等候上车的乘客。一边是公交车要行驶,一边是居民拦着不让走。再这么僵持下去,矛盾一触即发,局面难以收拾。

在人们的七嘴八舌中我听明白了怨气的指向。原来,“忻康里”的南面有一大片没改造的老房子,而在北面,则是刚刚建成的高层商品房。北面造房时,南面的居民跟着吃灰尘,现在商品房造好开发商走了,留下了下水道狭小、堵塞等等后遗症却要让南面的居民承受。心里有气总要找个能出气的地方,居民们迁怒于23路,因为车子只要在水里开动就会划出波浪,大水顺势涌进了居民家,真是苦不堪言。

我很同情居民,可是,围住公交车不让开,这种做法显然在激化矛盾,错在居民。想到这里,我大声喊道:“居民们,我是曹家渡派出所的社区民警张德宝,你们的家里进水了,东西泡在水里不好,快点回家,把物品转移到高一点的地方去好伐?”大家嘘声一片:“有地方搬,我们早就搬了,还用得着你来提醒?警察来了正好,让公交车绕道开。你们家里不进水,没有资格说现成话。”

我理解居民的情绪:“我知道你们家的难处,可大家想一想,乘客也是居民啊,下这么大的雨,他们也急着想回去看看家里有没有进水?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,对吗?”听了这话,人群中的怨声轻了下来。我知道自己的话在居民心里引起了共鸣,但如果这时拿不出具体的措施,无声又会变为有声。我赶紧说:“这样行不行,我们民警在前面带路,让公交车在后面跟着走,这样,公交车的速度快不了,也就不会掀起浪花了。另外,我们会在路口守着,

## 拉近你我距离

张德宝

## 十日谈

马天氏新传

警察也应该是人民的儿子。